

夜
的
抒
情

鄭
甲
印



55

夜
的
抒
情

鄭
思

• 有版權 •

作 者：鄭 思

發行人：何 徵

出版者：草莽社

一九四八，六，二十。初版

序

答應爲這「夜的抒情」寫幾句話又好幾個月了，一直沒有動筆，今晚總算能够抽空重讀一遍，就把所想到的寫下，也算還了一樁心願吧。

這「夜的抒情」，原先並不是這樣的風貌的，那前時的一本，我就已經得讀，而且作者從廣西鄉下調好寄到桂林送審通過後，由朋友轉到我的手邊，我一直攔着，而在桂林大疏散後，它且隨着一些朋友的稿子跟着我逃難，也就跟着我度過長長的一年苦難的日子。後來抗戰「慘勝」，全國光復，我又把它一同帶回桂林，作者却來信說是重新編起，除「夜的抒情」一篇外，其餘全部作廢，說是自己也感到不滿意了。這新編的一本，是來港以後看到的，當我讀了這新編的一本，我首先感觸到作者有了一個並非太大的飛躍，作者向現實深入，正視現實多多了。「夜的抒情」一篇，可說是作者對當時大後方沉悶的氣氛的感受的結晶。作者首先對桂林的沉悶的氣氛就感到重壓似的叫喊起來：

夜還長啊

還有比得更深厚的時候哩

都迷於濃睡的時候

原是醒者寂寞和孤獨的時候

可貴的醒者呵：

沒有幾個寥落的醒者

人間真會葬在夜里了

且用低沉的

抒一抒情吧

或者說一說夜

吐些夜的感覺

讓我們呼吸得平易些

我們還要熬下去的

在第五節開頭，作者又說：

我不慣過夜的

是我的太年輕的生命不慣於夜的

末了，作者在第十二節裏又說：

沒有鬆過抱你的手

沒有轉移向你的心

沒有擦乾盼望的淚

我所愛的

來呵

朝陽啊

那天空裏

最先醒來的眼睛

擁一群殺欲的猛士來吧

隨一群噴氣的馬來吧

帶一朵桃色的雲來吧

我所愛的來呵

我所愛的來呵

(一九四三、四月作。)

夜氣如磐，作者抵抗夜氣的是將心獻給太陽，顯示迫切的盼望，獻出的心是真的，期望也如太陽的炙熱，然而作者的吶喊朝向天空，却忘却了「醒者」正在大地，而且還在天邊，近在眼前，「醒者」群中，作者也應是一員。也許正是作者「不慣於過夜的」吧，夜的戲園，就顯得束手無力。在這期間，前方的詩人在打着「戰鼓」，後方的詩人在唱着「低沉的 *Chorus*」，

這原顯示幽明兩界是怎樣的不同，然而戰鬥者的心是一致的，任務是一致的，堅苦性也是一致的。從這里，我們就真正發見作者缺乏刻現現在的精神，越戰越強的氣魄。

作者在過去的詩集「吹散的火星」裡，也曾顯示了這純真的性格，在和抗日戰爭融合無間的日子，就歌唱過收歌似的戰歌，然而我們同樣也可發見作者所以發展到對不夠力量抵抗黑夜的紋路，這是從作者在作着夢境似的歌聲里，沒有對抗日陣綫同是怎樣堅苦地形成，因而也同樣有着堅苦鬥爭的氣息可以看到的。

然而又由作者獻給太陽的心是真的，而又在歌唱着固執的愛，磨折的真情，這又有着足以跨步的堅實的基石，作者從「低沉的 Pass」跨出了。

然而作者所走的路還是有着曲折的，作者並不能立即在「眼前」發見固執的愛的幼芽，然而正是潛藏着充沛的力量足以繁茂大地的幼芽，這是可以從「河上」的歌吧表現得太弱看到的。

然而作者又是一步一步跨出去了的。在「血祭」里，作者就着用着血淚向戰死者傾訴：

不是任何美酒

不是任何佳肴

不是任何臨祭時的虔誠

而是更深重的東西呵

是用人民底全部苦楚

以及人民嶄新的幸福

供奉在你們底靈前

同志

你們底血

永遠浸濕着我底眼睛呀！

(一九四六、一月作。)

作者的血淚是虔誠的，由「人民底全部苦楚」戰取的「嶄新的幸福」來供奉一同戰取這「幸福」的戰死者，這也就是兩級的愛的具體內容，而在「靜默」里，作者又寫着：

不要打破靜默

這是宣言

讓我們

在糊血的靜默里

把思想伸進去

拍鍊……：

(一九四六、二月作。)

「不要打破靜默，這是宣言」，這是後死者無聲的誓詞，對爲「人民嶄新的幸福」的戰死者獻出了崇高的祭禮，然而這祭禮就並非一時戰得，因而後死者從先烈的死，得有莊嚴的對自身的考驗，「把思想伸進」一靜默」去描繪，從而吸取悲痛的教訓，川來保證「人民嶄新的幸福」的戰得。

「三十會談」以後數日內民主運動一再受挫，而且是人民無可補償的損失，作者在這就寫出了痛楚而莊嚴的致哀，這是有真實歷史性的聲音了。

作者有着固執的愛，然而感情却隨在奔流濺無可奈何的脈絡。他不能從歌唱的周豐發見，或者忽視了周遭的「靜默」里，真真的有着炸死敵人的地雷。因此「秩序」在對封建法西的秩序作着無情的搏擊，然而却同樣向着天邊歌唱。我想，作者的固執的愛，重點還應放在立腳的土壤上，讓這愛開花結實，也一定會開花結實。

然而從「秩序」，我們是可以看到作者在向舊壘壘猛撲中，同樣有着肅清進軍障礙物的效果的。方生的榮辱植它的快生，未死的要加速它的快死。從「秩序」，作者底魄力，是遠遠的從「夜的抒情」發展而爲高調音了的。

作者有了更決定性的發展了：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我們爲什麼哀求着，去討一碗冷飯

討一點人家吃賤的菜汁？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給別人享用了

我們爲什麼只有一件破衫

而又用更破的去包裹我們的兒女？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穿在別人的身上了

我們爲什麼老是餓着肚皮

老是骨瘦如柴，面色黃腫？

因爲屬於我們的血肉，已長在別人的身上了

我們爲什麼老是流淚

老是覺得日子過得沉重而且憂鬱？

因爲包藏在我們身上的快樂

已給別人底過多的歡笑支用光了

我察看這些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題名「發現」，一九四六，八月作。）

這是固執的變的更明確的標誌，這是火。這像是作者摸索太久了的發現，然而沒有作者在人生道路認真摸索的歷程，也不可能得到如此真切的表現，這就像是嬰孩的出生不只需要臨盆陣痛，而且還更需要十月懷胎的。集末的「生長」，就更添上了南國泥土的氣息；是的，春在南國，也會和鮮血淋漓中生長出萬花燦爛的世界來的。

作者的筆觸，還隨廣地接觸到諸世相，而且絕少浮光掠影的調子。「沉鬱着，又嚼碎了自己的心」，有心的讀者，我想是有所得的。但在作者抒情小詩上，例如「鄉土戀」，沒有把武漢在大革命及對日抗戰的兩個時期底劃時代的歷史性剴劃到，是不夠的。「跳過河來呵，法蘭西」，是作者遙向國際戰友的歌頌，然而沒有較深的觸到解放的真相，同樣是不夠的。

「人民的嶄新的幸福」，創造者是人民，從「河上」，從「血祭」，從「靜默」，更從「發現」和「生長」，作者是有廣大的發展的基礎了的。但願作者更向「人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加以深視，從人民健康的感應作更大的跨步！

前年雙十，我坐着顛簸不堪的破車奔向廢墟似的山城，然而過的是最大歡喜的日子；去年雙十，我回到八年闊別的家鄉，然而却帶着最大的隱憂在準備着逃難；今年雙十，我又只能在這孤島上寫這小記，然而真實的最大歡喜的日子一定到來，就從這詩集的顯示也可分明看到。因此我敢於就所知寫給作者，並向苦夜的讀者報告。有詩集在，讀者自有高明的抉擇；有作者此後的努力在，自可作和人民結合的具體見證，我寫的這些，讀者作者，我知道是決不會過於計較得失的。

一九四七、雙十夜在香港，陳閑記。

目次

序	一
血祭	一
夜的抒情	三
卓水	二〇
榕樹老人	二三
風暴	二四
燈石	二六
跳過來呵，法蘭西	二七
河上	三〇
苦楚	三三

靜默.....	三二五
狗吠着，像一條鞭.....	三三八
訴.....	四二二
跨出去.....	四三三
喊.....	四四五
寒夜的苦曲.....	四七七
夜半.....	五〇〇
秩序.....	五三三
當光芒從黑夜裏熬醒起來.....	七三三
發現.....	七七七
鄉土戀.....	七九九
鐵板底下的呼吸.....	八二二
生長.....	八七二

(封面畫符羅飛作·一對眼睛)

血祭

——獻給戰死者

不是在苦雨的白日

不是在多思的黑夜

不是任何可以指定的時刻

而是在心靈和感覺存在的時候

我感到

有封住中國的如土地一樣的靜穆

同志

眼淚和我底生命

永遠是伴結在一起的……

不是任何美酒

不是任何佳肴

不是任何臨祭時的虔誠

是更深重的東西呵

是用人民底全部苦楚

以及人民底嶄新的幸福

供奉在你們底靈前

同志

你們底血

永遠浸濕着我底眼睛呀！

一九四六、一〇